



海南岛永不败的鲜花

——祝贺《海南民谣俚语》修订再版

海南省 王春煜 教授

“5·1”长假前夕，偕廷婉老伴第四次踏上“花园之国”作数日的探亲旅游。

承蒙武吉智吗琼崖联谊会严承慧主席的匠心安排，用两个单位时间，参观了该会属下的海南作家研究室（感觉是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并先后与文学界的黄孟文、王永炳、云惟利、许福吉、烈浦、莫河、吴华、王振春、马宝汕、何得美等旧雨新知餐叙。徜徉在文学与友谊的海洋里，不免令我心潮起伏，思绪万千。

临别时，《海南民谣俚语》主编莫河兄告知，该书的修订本将在近期推出，嘱我为此写几句话。这是信任，不敢推辞。

人们高兴地看到，芳名远播的海南作家作品研究室自2001年5月成立以来，在推动海南文学创作、研究和促进新加坡与海内外琼籍作家的沟通与交流方面，做了许多实实在在有意义的工作，其中尤以先后编辑出版的《海南文学之梦》（国家发展部长马宝山出席并主持该书发

布会）、《海南歌谣俚语》（符喜泉市长出席并主持该书发布会）、《新、马、台海南作家作品选》、《新加坡海南人物录》（国家教育部、政务部部长曾士生出席并主持二书发布会）、《已故琼籍作家力匡、李蕴朗、林秀合集》、《国际华文散文创作比赛总集》等六书，其功不可没。这六部书，各以鲜明的特色和魅力获得读者的青睐，在新加坡以至海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无疑是一笔极可宝贵的精神财富。相信随着岁月向前推移，将益发显示出它非凡的价值。

莫河兄对我说，在文学市场萎缩的景况下，《海南歌谣俚语》却一炮而红，问世不久便销售一空，颇有点出乎意料之外。我认为，这绝非偶然。

新加坡是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国家。每个民族每个地区（以方言划分）的人，都以自己的历史与传统文化自豪。海南歌谣与中国其他地方歌谣一样，是一种原始古老的文艺品种，均属“无名氏”集体创作。其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海南是一块适宜生长歌谣的地方。人们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都可以藉歌声来表达。它是海南人一份精神寄托，或者说已成为海南人生命的一部分。它飘荡在每一座山头，每一条河流，每一处村庄。由于它来自民间，来自生活，许许多多的日常生活劳作和民情风俗，便构成了海南歌谣的主要内容。它以浑厚质朴的语言，诉说生活的艰辛和苦难，展现对明天的追求和向往，并为它赋予了美的旋律，爱的真谛。因之，海南歌谣可说是生息繁衍在海南这方热土上的男男女女们世代代的生活史歌。它是海南人思想、心灵活动和生活的结晶。

海南歌谣琳琅满目，异彩纷呈。从地域上可分为汉族歌谣，黎、苗族歌谣，崖州歌谣，儋州调声，临高歌谣等；从题材上可分为

受苦歌、劳动歌、情歌、侨乡歌、杂歌等；从时代上可分为传统民歌和革命民歌两类。它的内容十分广泛、深刻，其表现手法和艺术技巧也极为丰富生动。誉满全球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黎族舞蹈《三月三》等，无不受惠于海南歌谣的滋养。

歌谣是情感的艺术。情感是歌谣创作、延续和发展过程中最精髓的因素。情歌，在海南歌谣中占有很大的比重，称得上“上品”。它对质朴爱情的描写，可说是恣肆淋漓，妙不可言。对相思、离愁的描写亦情真意切，意蕴深沉。在当今，这种执着的情歌也许难以为继了。然而，书中所选录的那些厚重的具有历史穿透力的情歌，将会作为过去时代留给我们的音乐化石而保存下来，成为今天快餐文化的一个对照。

《红楼梦》里贾宝玉对林黛玉说：“任他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海南歌谣浩如烟海，本书的编者不贪多求全，选录的作品大多是东南亚琼人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它不仅带着泥土的芳香，而且韵味十足，读者吟唱起来自然倍感亲切，令人陶醉其中，“三月不知肉味”。

《海南歌谣俚语》在海外一纸风行，这不说明海南歌谣离开了生育它的故乡土壤，并没有变味，而且表明我们海外乡亲还是十分喜欢那些自己祖祖辈辈唱惯了的原汁原味的歌谣。它将会世代代的传唱下去！

人类社会新文化环境的显著标志之一，就是“多样性”。新加坡作为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国家，如大海由百川汇流而成一样，新加坡文化只有落脚在各民族、各区域文化形态研究的基础上，才有真正的根基和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海南歌谣俚语是一笔弥足珍贵和极具开发价值的文化资源，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挖掘、整理、研究和创新。

05年5月4日于海南大学